

温祥英 清教徒

一进了房间，隔壁房就传来低语和床板的吱吱响。他走到窗前，俯瞰安邦路；却看见夕阳像熟透的蛋黄，跌落在屋檐后，燃起满城灯光。他坐在床上，拿些资料来读——白纸黑字之间全是从画报上看过的女人的躯体，以及两个圆圈中的黑点。他索性躺倒，仰望着天花板。

清教徒

温祥英小说集

有人
出版。

有名 系列 17
the name

清教徒

温祥英小说集

作者 / 温祥英

责任编辑 / 黄俊麟

封面设计 / 龚万辉

内页设计 / 陈文礼

发行人 / 杨嘉仁 周若涛

出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No. 4, Jalan SS1/20A,

Kampung Tunku,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60 3 7877 1064 / 3014

传真: +60 3 7877 8014

网址: <http://www.got1mag.com>

电邮: got1mag@got1mag.com

印刷 /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 / 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91796333

传真: +603 91796060

初版 / 2009 年 8 月

售价 / 马币 22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39-5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温祥英 · 1940-

[Qing jiao tu]

清教徒 / 温祥英

(有名系列 = The Name ; 17)

ISBN 978-983-2812-39-5

1. Short stories, Malaysian (Chinese).

2. Short stories, Chinese--Malaysia.

3. Chinese fiction--Malaysia.

I. Title. II. Series.

895.1352

清教徒

目录

总序：《南大基金会丛书》缘起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5
序：清教徒的自画像 (黄锦树)	7
昨日·今天	17
闪入那扉窗	25
天亮前的早餐	45
冷藏着的世界	55
目标	69
目标 II	75
玛格烈	85
SKETCHES	93
Noo Duit Gang	99
唔知羞	119
清教徒	129
卖	147
寻牛记	159
有佣代劳	175
附录 I：温祥英〈在写作上〉注解 (张锦忠)	183
附录 II：由下半身回到上半身： 试论温祥英小说 (陈志鸿)	189

总序：《南大基金会丛书》缘起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前身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经过公司全人全力策划与推动之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1998年4月4日注册成立，作为更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同学纪念母校的延续形式。

顾名思义，本会是以教育与研究作为活动之本。沿着创会的宗旨，本会已拟定多项中、长期计划，在高级人才（特别是研究人才）的栽培，社会与经济课题的研究，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学术贡献的表扬等领域，有意作些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努力。在推广教育与研究大业的同时，本会亦视情况的需要，赞助出版一些高水平的著作，以鼓励文字创作，传播知识与思想。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文教史上光辉的表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茁壮成长，却最终因环境的压迫下陨落，留下巨大的民族文教遗恨与创伤，让千万学子悲恸不已，云南故园“独留青冢向黄昏”。然而，25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却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超过15个校友会与7个网际网络，大则为人类人文科技作出贡献，小则为国家社会默默耕耘；南大的培育与南大生的回馈相互磨炼出南大独有的精神，绵延不绝，远播盛传。昨日我以南大为荣，今日南大以我为荣，置身于许多南大校友身上实不为过。其中，校友中不乏著作等身、自成一

家之言且备受肯定的人士，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早期南洋先贤开荒披荆的文化传统与不懈精神为国家社会缔造功勋。所谓“石在火不灭”，只有智慧与精神的承传才是超越百代的遗产，——是以，我们设立《南大校友丛书》出版基金，以期将凝聚着永恒性的睿智光芒与人文关怀透过文字出版，直接间接地回馈人群社会，在“立功”与“立德”之余，兼以“立言”树立新风范，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砥砺新一代秉持优良的文化薪火与价值观。

因此，我们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高素质的各类著作，并赞助出版。2003年，本会已经资助出版第一辑《南大校友丛书》；2004年，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推出出版基金；2005年始，本出版基金有容乃大，易名为《南大基金会丛书》出版基金，公开予校友与非校友共同申请。迄今，我们先后获得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潘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女士、拿督刘宗正教授、拿督张泰卿先生、拿督余国隆先生、林忠强博士、杨天德博士、黄宏荫先生、张灿泉先生、刘庆祺先生与黄明治先生的热忱资助，谨此鸣谢。他们的资助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炉，也希望此举能引起抛砖引玉之效，鼓励各界人士慷慨资助，使《南大基金会丛书》的出版计划能连绵不断地推展下去。

2009年

序：清教徒的自画像

◎黄锦树（国立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二〇〇五年迄今，温祥英小说的题材最大的关注还是：成长、青春情事；及“颓废生活”：外遇、寻芳均辅以相当数量的类似经验细节。或者说，都借由一个类似的自传声音来讲述。两年多里，共十篇，其中有六篇收入本集子，即〈目标〉〈目标II〉（2005）、〈唔知羞〉（2006）、〈清教徒〉（2006）、〈卖〉（2006）、〈寻牛记〉（2006）。其中〈唔知羞〉、〈清教徒〉因细节饱满、文字细密，堪称是最有份量的两篇。这两篇成长小说自成一组，和其早期作品〈自画像〉有着明显的意义关涉；〈目标〉、〈卖〉、〈寻牛记〉、〈有佣代劳〉可归为一组，结合写于九〇年代初的两篇（〈闪入那扉窗〉和〈Noo Duit Gang〉）及重见于《温祥英短篇》的早年作品〈玛格烈〉，关于颓废生活。本文关注的是，温祥英的写作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和他自订的两个关键词清教徒、自画像的关联是怎样的。

自画像

就从〈清教徒〉谈起。这大概是作者迄今为止自传性材料用得最充份、最切要的一篇，而且结构完整，堪为典范。

第一句话：“从前有个裁缝的儿子。”借用童话式的开场，非常贴切，让这样的故事有一种亘古的、开天辟地的感

觉。接着插入挑农产品来卖的“蛋家阿婆”（十九世纪末南来华人新移民）叫主人公“华华仔”，因其土生土长之故。换言之，是篇新土生华人的成长故事。夹杂着方言土语，道地的南洋风味，罗惹叻沙肉骨茶。

接着插入日本侵占时逃难“走难时，妈妈背着，从山上滚落霹雳河上流，……”及患疟疾、在小溪玩水、三粒星等细节。历史如流水。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电影画面般缓缓展开。

借“振顺哥”之口介绍主人公父母的背景，父亲是裁缝师父（其他篇小说里常提到的“荣伯”）。一个鲜活的细节、在这篇叙事里非常关键：“华华仔玩针车，就给针插入手指公。”血淋淋的印象，疼痛感，最刻骨铭心的长期记忆。那是成长的仪式，如同割礼，但施之于探索自己世界的手，那也是将来握笔的手。

接着“裁缝要他继承衣钵。”但当然没成功，否则本文将是“一个裁缝的自画像”。送去英校，回忆小学生活，初次遗精。小学检定考、“做牙”、读英诗、《英国文学入门》、童谣、中国民间故事（最早的文学启蒙）、中学上母语班，听李大傻讲古、读武侠小说、初恋（标明出处的剪贴一段〈自画像〉文字）……初级文凭考试，与舅父看兴都片，一个心仪的女孩叫阿梅（那是〈昨日·今天〉全篇的着力点……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房间，“裁缝不再出租楼上房间，华华仔有了自己的天地。”尝试写作，在《建国》学生园地和《蕉风》上发表文章，受左倾的老师戴润霖影响，参与歌咏、写诗抗议挖锡铁船、遍读从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狄更斯

迄普希金、巴金的作品、受劳伦斯“原始冲动”观影响。这些和文学启蒙有关的种种，较完整的呈现于〈更深入自己〉（收于《半闲文艺》）。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前述小说中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纪实（连发表园地和篇名都一样）。因此可以说这小说或许不只是借用自传、回忆录的手法而已，而是有意以限制虚构的文学手法写成的自传，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幅延伸的自画像。

小说最后一节结束于一场失败的嫖妓（早泄之故），整个成长启蒙（文学与性）的仪式就在那挫败中完成。青春恋情与寻欢两个母题在这里被统一了起来。同样重要的是，点出了罪恶感的起源。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虽然他一身白衣白裤，华华仔却觉得全身都肮肮脏脏，不配为人师表。”这句话在童话的末尾，欲望苏醒后继之以罪疚感，而那关联着主人公的社会身分（社会角色）：“为人师表”，相对于那勾勒了作者文学核心母题的少作〈自画像〉（写年轻时站在审美距离外对女人女神般的憧憬恋慕，年岁大时转为对肉体的淫念凝视），这显然是完整得多的自画像。或者说，作者写下的一切都是他的自画像，不断变换的面具自我（persona ego）。

〈唔知羞〉同样以“童年往事”的方式呈现，很有技巧的写出日本手之下一般华人的生存状态，堪称马华文学相关题材的经典之作。小说以“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本公仔书。还有阿喜、阿愁两兄弟的见闻。”一喜一愁，不言而喻。接着用两段妈妈说的话（如同画外音）概括叙事者一家人的经历。然后镜头拉近，诸多琐碎亲切的小插曲之后，写童年玩伴间的游戏，射木枪、打陀螺，宛如太平时代。最

后再聚焦在似乎是抗日宣传品“描绘出日本兵残酷行为”的公仔书：砍头、刺杀婴孩，“以刺刀插入孕妇的大肚脯”。但小孩最感兴趣的是女人的乳房和阴毛，不识愁滋味。叙事者的亲身见闻呢？也不像凶神恶煞。就像一般人。但这篇小说最精彩的却是这么一个荒诞写实画面，“阿喜、阿愁两兄弟的见闻”：

那女人蹲在马桶上，那男的，就蹲在厕所外的地上，厕所门大大的开着，两人就有一句没一句的交谈着。咦，看着那一条一条黑褐色，腊肠似的东西跌落到屎坑里，想起也使人作呕。

剧中小孩无法理解，直率的发了个道德判断：“日本鬼唔知羞。”她是被监视的慰安妇吗？是个被征用的欢场女子？能如此坦然、如此毫无隐私的被观看，两者间的权力关系一定非比寻常，而这样的女人也一定陷于一种非常情境。小说的长处在于不说破，但这画面一定令读者印象深刻。见微知著，“日本鬼唔知羞”的道德判断也意味深长。

阿梅们

如果以〈自画像〉（距离外的恋慕，圣洁化、审美化爱的对象）和〈玛格烈〉（犯禁的爱）为两个基本型，一度被命题为〈自画像II〉的〈昨日·今天〉却和〈玛格烈〉有着相似的结构。〈昨日·今天〉以妻和初恋情人梅（作者几乎写了一辈子、呼唤了一辈子的永恒少女，女神）交错迭印，虚（幻影）实（实体）对照。既是今昔的对照，也是理想

（永恒美好的）与现实（老去的黄脸婆）的对照，一如〈玛格烈〉，写有妇之夫温喝酒寻欢解闷，对欢场女子玛格烈动情的经过，间中亦步亦趋的穿插妻子与孩子的画面，呈现外遇之爱的渴求与疚罪感之间的拉锯（小说主人公说：“我不能爱妳”），确实近乎清教徒的道德自律与欲望之间的张力。

但〈玛格烈〉之于〈Noo Duit Gang〉〈闪入那扉窗〉，就如同〈自画像〉之于〈清教徒〉。〈闪入那扉窗〉也有一句连结〈玛格烈〉：“在老虎吧，他认识了玛格烈，在她身上花费了许多幻想，最后发现她原来染了满身毒。”

它们即使不是三部曲，也是同一旋律的三个乐章。从主题的发展来看，〈玛格烈〉只是个开端，随即摧折，故事没有继续发展。它的发展形式将是〈闪入那扉窗〉或〈Noo Duit Gang〉。两篇都是华裔小知识分子和舞女的一段情，是真情而非假意——都花了大篇幅写男主人公如少男般热恋的状态：一再的造访、等待、窥伺、跟踪、缠绵床褥。〈闪〉以男女间讨论为他生个孩子始（因为“那个”没来），领养别人孩子终，“心扉”开了又关上，恋情无疾而终。两篇似乎都在探讨与欢场女子的婚外情的可能及其幻灭。关键不止在于男人经济负担不起，心理的负担也是个问题：“他只是不能一个人同时爱上两个女人：他不能分身。又为这冥想感到惭愧。”〈玛格烈〉“我不能爱妳”的声音又重现了。在〈Noo〉里，故事同样结束于男主人公的无能，女主人公以“我不做，谁来养活我呢？”否绝了男主人公无理的占有欲。

两篇有两个重大的差别，一是男主人公的刻划。

〈NOO〉男主人公的身世细节少一些，只有末尾来这么一段：“年轻时，他自鸣清高，有所为，有所不为。……”三百来字的一段，因此形象显得有点抽象。〈闪〉多一些，花了上千字刻画他在华社的边缘地位（是个受英文教育的“华仔”），写从他的位置对华社的愚庸做愤世嫉俗的批判，以合理化他理想挫败后在女人身上寻找慰藉。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对女主人公的刻划。

佳作〈Noo〉开篇数页极具功力，大篇幅从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番婆蹲）写起，那令男主人公觉得呕心，“她蹲着的姿势，却给他一个错觉，以为她一生下来就这样蹲着。蹲到现在、蹲到未来，一生一世都没有站起来或是坐下来的机会。”男人的鄙视目光把她化为一尊卑贱的雕像，把她的不幸本质化、永恒化。同时引出她可能的娘惹身世及阶级，结论是“他有种恶心，觉得她不配。觉得他俩之间，隔了整个文化，甚至整个世界。”华裔小知识分子的种族及阶级傲慢。小说即以这么一场心理剧开场。写她洗浴、游泳、她的凝视与神态，继之以全裸，邀他脱光衣服，共同参与一个祈福仪式：“把内衣裤脱下，往背后丢去，把霉运都丢去。”并嘱咐：“不要回头。”在这里，把诱惑与神秘仪式结合，相当有力量的联结情欲与自然（河流、裸身）、超自然（命运之神）。而结尾也回到这个场景，仪式并没有终结男主人公的鄙视，他的内心独白：“……甚至愚蠢到跟她去浮罗的山洞，把内衣裤向背后丢弃。反而又像知识分子那样，特意向后窥望，当做反抗。‘叫你不要回头看，你却偏偏回头看，’她指责：‘不灵了。白白跑一趟。’”她的嗔言出现在他的内心里，更让我们看清楚，那个仪式同时是个爱的仪

式，赤裸裸回到初生状态，把过去抛却，再创一个未来。然而他早就背叛了，“隔了整个文化，隔了整个世界”（此话小说后文又重现）并非虚语。小说以这一仪式场景贯穿始终，颇具匠心。

值得玩味的是，两篇小说间有若干细节是一样的，譬如生孩子的话题。女主人公初遇男主人公时，谎称自己已有两个孩子，从而带出生仔的话题。又如男的穷得连看戏都要她请，与及，最重要的，那个〈Noo〉中居于核心的仪式场景，在〈闪〉中只是一个二百余字的完整段落。文字少得多，但主要的意思全包含在里头。因〈Noo〉晚于〈闪〉，〈Noo〉中的重写就可以看做是“榨尽最后一滴意义”的漂亮示范。但问题仍然在，重复的不只是这一个细节，如果把〈Noo〉当做〈闪〉的重写，如此一来，〈闪〉就该被淘汰了，况且，执行同样的仪式表示，梦纳李和伊雯李即使不是同一个角色，也是同一种人（娘惹、底层阶级）。而〈闪〉中的主人公唐是个峇峇，即使有着受教育与没受教育的差别，说是“隔了整个文化，隔了整个世界”岂不是言重了？但〈闪〉并不是没有它的长处，如前所述，它的男主人公较具体，全篇扣紧生仔展开，也有它的道理。因此在这里，重复即使不是瑕疵，也是遗憾。

I ada target

从题材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题材写到〈Noo Duit Gang〉可以说是完成了（或说写完了）。为甚么对这样的题材近乎耽溺的执着？是甚么动力让一个作家不断在特定的猎场徘徊？那是否最接近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欲望的核心？

重出江湖后的两篇〈目标〉写喝酒、调情，一样把文学和婚外情欲并列。叙事者谈到（人生）目标时简略的重述自己的写作经历（在其他篇章将会见到或已读过），“摸向你的乳房”隔几行，有这么一段文字让叙事暂时瘫痪：

我不知如何继续写下去。念头萌起，已有个多两个礼拜了，总是不能或不愿下笔。夜里曾筹思、计划、筛选，以致失眠了几夜。现在重新拿来修修删删，也几乎八年后了。写作写了近乎五十年，比起从理科转文科还早，而转科之后，攻读了剑桥的、高级文凭的、大学的英国文学，甚至考获了二等上的优等学位，到头来还是不知怎样写。我没有领悟和驾驭文字的天份，脑筋总是迟了别人几步，更加上懒惰成性，难怪这十多年来，都是一片空白。

这里头的困境叙述和《半闲文艺》中的感慨吻合（不论语调还是内容），只是写作资历拉长至五十年，可以说是自传我在发声，在解释写作这目标何以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但没有解释他何以对这类题材着迷。我们不确定老作家这时候是否“更深入自己”了，或深入到何种境地，理论上作品即是见证。毋庸讳言，作者复出后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自传欲望，譬如〈目标〉中的这个段落。然而这个自传我有的话还是没说出来，就因为这个论题是通向人性（《半闲文艺》一再强调的文学的心脏）的捷径？

〈卖〉、〈寻牛记〉写买春，风格转向笑谑，同样借（伪）自传的技术，写老男人的情欲，摸奶或甚么的。比较有趣的是文内文外的自传我的澄清。譬如〈卖〉的一场床

戏后，立即有一个段落，开头是“以上很明显是作者的杜撰：……”文外有〈关于〈卖〉〉，重申写作者该“慈悲为怀”，翻译成白话似乎是：该同情的理解妓女与嫖客。〈寻牛记〉一场床戏后，自传我跳出来：“我是写小说的。也可能年纪大了，就像政治人物的新闻，都是（新街的）桃园隔篱——广德（讲德）。以上都是凭空杜撰的，是大男人对性的空想。”接下来引经据典写女性与性，再用一些自传性材料佐证作者和他侄女的世代性观念已大不同云云，加插大段的英语。野马一跑，小说在自传我忙于辩解中不知伊于胡底了。意犹未尽，文末还加了段〈关于〈寻牛记〉的文字〉，开头“文学是非常个人的，不受规范的。……”接着提到大马的道德警察、文字警察，显然作者非常在意外界可能的道德批评（大概七〇年代被道德警察围剿的后遗症），因此越是这样的题材越举步维艰。但欲望和真理不同，它无法越辩越明。一旦写了，就表示写出来的欲望还是大于被警察抓的恐惧。一边写一边意识到好似触犯了社会禁忌，但越是触犯越想写，或者说，越有书写的快感。二者互为共谋。疚罪感的产生伴随着快感的享用。这岂不是〈清教徒〉的最后情境（“虽然他一身白衣白裤，华华仔却觉得全身都肮肮脏脏，不配为人师表。”）的重现。看来他的写作始终伴随着罪恶感，“给针插入手指公”的痛余悸犹存？

